

散文組
佳作

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8屆(114年度)徵文比賽



得獎人：**楊澤安**

就讀系別：**藥學三**

得獎作品：**台灣的美祿
和我的Milo**

得獎感言：

某種程度而言，是室友把我的Milo丟掉才有了這篇得獎作品，我還得謝謝他呢。

台灣的美祿和我的 Milo

藥學三 楊澤安

台北十月的天氣總是反覆無常，連下兩天雨就能讓氣溫驟降七八攝氏度，再出幾天太陽又回溫得像夏天一樣。即便這已是我獨自來台求學的第三個秋天，卻仍舊難以適應。冷風從窗口灌入，害得正在準備考試的我打了個噴嚏。

想起自己從馬來西亞帶回來的 Milo 還剩一些，正適合在這轉涼的天泡上熱騰騰的一杯。但原本放在冰箱上的許多包 Milo 居然不翼而飛，翻遍小小的宿舍房間也找不到。冰箱是室友間共用的，於是我等室友回房後詢問他們有沒有看見那幾包飲料粉。室友回想許久，以一副終於想起什麼的表情平淡地說出：『噢，你說那個啊，我看它過期兩個月，就在清理我的過期零食時一併丟了。沒事的，反正它也過期啦。』

我愣在原地，腦袋一片混亂，想要反駁卻不知道要說些什麼，過了許久才點點頭，回到自己座位上。望著洗淨備好卻空空如也的杯子，覺得自己失去了某些東西。我就這樣呆坐良久，眼神掃視著眼前的生活物品，發覺自己手邊已幾乎沒有從家鄉帶來的物品。

就在剛剛，又有僅剩不多的它們以過期的原因被室友自作主張丟棄，像是宣告著我從家裡帶來的一切過於陳舊，在這個異國他鄉沒有它們的容身之處。

眼光停留在轉換插頭上，它身上正插著我從家裡帶來的手機充電器。沒有它，充電器便插不進台灣插座。自己的處境也和我帶來的充電器差不多，永遠沒辦法完全融入這異鄉。

我拔掉它，看著牆上的插座，兩道豎線加上圓圓的地線孔，竟越看越像一副無可奈何又帶點挖苦的表情。

只感受到可供我安身的空間越來越小，從桌子到腳底的地板，最後連身下的椅子也像是長滿荊棘，催促著讓我從哪來便回哪去。

杯裡的水滴漸漸風乾了，不斷被衝擊的腦袋終於反應過來，對淚腺下達指令，害我鼻頭一陣酸楚。可是室友還在，只好用毛巾摀住頭臉，伏在桌上哭了好久。

當下並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哭，是東西被擅自丟棄而沒被告知的憤怒，還是生活中各方面積累的壓力、委屈終於隨著這麼一件事而爆發了嗎？

哭完之後佔據著腦袋的想法是：『我和家的聯繫變得更稀薄了。』便明白隨著 Milo 一起被丟掉的，還有一種歸屬感。一杯小小的飲料，承載著我過去的許多回憶。

我把目光重新放回空空的杯子凝視片刻，思緒飛得很遠很遠，飛回到 Milo 在我生活中登場的時刻。

杯子裝著滿滿的 Milo。咖啡店在我的記憶裡總是人聲鼎沸，和台灣人口中的咖啡店差了十萬八千里。這裡不賣貴到令人咋舌的飲品，也沒有精緻的裝潢、柔美的燈光。那裡嘈雜、檔口林立，而且桌子都沒有桌號。

但攤主們總是能記住每一位客人點了什麼、坐在哪裡，精準地送上食物和飲料。因此從小我不曾見過內用還要寫桌號這一回事，終於在台灣點餐的時候出了醜。

小時候陪著大人去，他們都愛點咖啡，父親尤其愛黑咖啡，苦苦澀澀的，即使到了現在，我也不懂有什麼好喝。愛喝甜飲的小孩，最愛的就是 Milo，無論加不加冰塊都不影響它的好喝程度。稍微長大後和朋友出門時若是到咖啡店用餐，也總是愛點一杯 Milo。

『請全體老師和同學注意。Milo 車到了，請老師帶領同學排隊下樓領取免費的 Milo。』

讀小學時偶爾會有這麼一兩天，滿載著 Milo 的流動餐車巡迴到我們學校，為學生們提供一杯杯冰涼的飲品。這時大家都很開心，因為上著的課被迫中斷，要是拖得夠久搞不好能直接拖到午餐時間。

站在餐車上為我們倒出一杯杯飲料的大哥，是每個小學生心中最偉大的人之一。雖然長大後便不曾見過 Milo 車的踪影，只是每個馬來西亞人提起時，彷彿就能回憶起在那炎熱的白天，和同學吵鬧地下樓領一杯冰涼飲料所帶來最簡單的快樂。

時間到了高三統考的備考期，這場事關未來大學選擇及出路的考試是所有高三學生最關心的事。為此埋頭苦讀的每個夜晚中，總會有一股巧克力味的香氣在我筋疲力盡後刺激我的嗅覺。

是媽媽泡的熱 Milo。

她知道以我固執的性格肯定聽不進什麼不用讀得那麼辛苦、早點休息之類的話，於是用一杯又一杯熱騰騰的 Milo 默默支持著我。

直到我將要去往台灣升學，收拾行李的時候，父母買來裝著許多條狀粉包的一大包 Milo，無論如何讓我帶著它們。我明白，那是在我出國後，他們力所能及最大的關心。

『需要能量或想家時，就泡一包來喝吧。』媽媽這麼說道。

而如今找不到 Milo 的我，像一個找不到自己家在哪裡，還丟失了家人的祝福和掛念的遊子。望著眼前空空的杯子，這份感覺變得更加明顯。

隔天早上抱著尋求慰藉的心情去全聯逛一逛，還真的在架子上找到一包美祿，心裡想著：『反正只是翻譯上的不同，有個替代品也挺不錯的對吧？』便買了一些回去。幾天后的夜晚正好是期中考前夜，很需要一些補充能量的東西，我的眼光便落在那新買的美祿上。

泡了熱騰騰的一杯在桌上放涼，喝之前再攪拌讓沉在底部的美祿粉浮起來，以免喝完後不好清洗。

一口下肚，不好喝。不夠甜，不如預想中的濃稠，也沒那股媽媽剛端著它走到房門便撲鼻而來的香氣。

我不清楚是每個國家的配方都有所不同，抑或是單純的情感作祟。我只知道，這杯美祿是空蕩盪的。沒有人聲鼎沸的咖啡店裡三五好友一起聊天打屁的悠閒和快樂，也沒有和朋友一起下樓排隊時吵吵鬧鬧的童真，更沒有疲累時來自媽媽恰到好處的溫柔和關心。

整杯美祿喝完，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。想來台灣的美祿和我的 Milo，確實是不同的東西。Milo 貫穿了我來到台灣前的青春記憶，早已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，即使台灣的同款產品只有譯名不同，也難以取代。

杯中只剩一些美祿殘渣，我拿去清洗，重新放好。望著空杯子，喃喃自語道：

『總會有回家的時候啦，到時再喝就好。』